



数字报网址：<http://www.lsrbs.net>

责任编辑：代世和

编辑：宋亚娟

出发，即归去

(组诗)

■谢红萍

根

其实都是错觉
那些花与叶
真正的秘密在泥土之下
——在黑暗里

鸟鸣

不敲窗，也不敲门
它只是立在窗外的某一根枝条
轻轻吹着口哨

我甜蜜地装睡
——像做梦一样醒着，又像醒着一样做梦
我睁着喜悦的双眼
与窗外的这只小鸟对视
——我们彼此隔着一道甜蜜的窗帘

像一滴露珠
我被它颤颤巍巍的双足轻轻摇落

春天

无声无息
春天从我窗外悄悄走过
一万只小鸟在我体内复活

春天最不适合登高望远
因为你一站上高台
就会被多情的春风寻到，然后缭绕不去
你甚至不忍心
回家

春天来临的时候，
最适合做的事就是紧闭院门，
然后独自坐在长满绿苔的石阶，谛听自己的心跳声：
咚——咚——咚
听它像木鱼，
一点一点把自己唤醒

船

出发即归去
你永远无法走出海湛蓝的目光
你们互为前世或今生
没有海，
你徒有其名
没有你，
海的平静更像是劫后余生

点着碧绿的火炬海度诚迎接你
去吧去吧，去海那儿
用背井离乡圆满自己
成为传说还是传奇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正在经过或归去

这场雨有点早

■沙石

夜晚听这雨声
想起父亲
经常念叨的农谚
山雾雨
河雾晴
鸡不入窝有雨淋
蜻蜓飞满天
老农不上山
清明要明
谷雨要淋
……

还有四天才是谷雨
昨晚通宵达旦的大雨
卧室阳台上
雨打钢棚的声音
好一场天籁交响
锣鼓管弦打击吹奏
风起云涌海啸山呼
思潮随着旋律
时而在老家山里
时而在音乐大厅

这一场雨有点早
老家的山上山下
小麦油菜蚕豆豌豆
正待收割
春蚕大眠刚起
正在猛吃准备作茧
这样一场雨
要是能放在立夏 多好

■侯军

在雷健的笔下，音乐不唯是可听的，而且是可读可感可思可见的。那些优美动人的旋律之中，始终活跃着一个鲜活的生命。

二十年前，当我的《孤独的大师》付梓之际，有几位新闻出版界的朋友鼓动我：既然你已写了个绘画大师系列，索性一鼓作气，再写一本音乐大师，适成双璧，岂不更好？我当时确实有些心动，还曾搜集了一些音乐家的资料，拉了一个简单的提纲。但是，最终还是放弃了。浅层的原因是，彼时我还置身办报一线，确实编务繁忙；深层的原因则是，初涉其间，我就发现写音乐家、音乐评论实在太难了——音乐是听觉艺术，而且是诸多艺术门类中最抽象、最难用语言来描述的艺术。尤其是写古典音乐，必须要花费大量时间去聆听，没有足够的听觉记忆和乐理知识储备，要想写出音乐的底蕴乃至音乐家的境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虽说是个痴迷音乐的发烧友，身为记者也曾撰写了不少音乐方面的文章，但充其量只能算个“资深乐迷”。而听音乐与写音乐，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在这方面的“短板”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补齐的。相比之下，我在美术方面的积淀要厚实一些。故而能写绘画题材，未必能写好音乐题材。人贵有自知之明，与其赶着鸭子上架，徒耗心力，不如趁早知难而退。

我是在权衡利弊、掂量再三之后，才决定放弃这个选项的。我至今依然认为，当时之“退”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正因为此前有过这样一番考量，而今，当读到好友雷健《资深媒体人、四川省报纸副刊研究会名誉会长。——编者注》的这部《书中听乐》的书稿时，就难掩兴奋之情，同时也感到由衷的钦佩——毕竟，雷健跨越了我当年力所不逮的那些难关，奉献出了这部以文字来描述音乐，以音乐来演绎人物的成功之作！

雷健与我同行，都是办报出身，且年龄相仿，从业经历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在入行之初就被教导要做个“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出力出彩。因此，在各自的编辑部里，我们都是练过“十八般武艺”的。我曾读过雷健写于20世纪90年代的学术专著《网络新闻》，此书足证他对新闻这个行当是非常精通且富于超前意识的。前几年，收到他寄来的新书《论语别识》，粗读一遍就感受到那种严谨的治学规范和富于哲理的论说，不禁对这位媒体同行的“国学”功底刮目相看了。后来见面时，我跟他聊起这两本跨度甚大的著作，他笑了笑说，前一本是给“赏饭的本行”写的，后一本是给“上学”写的(他在大学是学哲学的)。我问他下一本是给谁写的呢？他诡秘地笑道：“下一本当然是给自己写的。”

写给他自己的书，自然就是这本《书中听乐》了。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我读出了雷健对西方古典音乐的挚爱和痴迷，其“受感染”的时间显然要比我早得多，且“上瘾”的深度也令我望尘莫及。我俩时常一起参加全国报纸副刊界的采风活动，每次看见他，他总是塞着耳机在听音乐；偶尔同行之间聊起与音乐相关的话题，他本来在一旁“假寐”，闻听顿时双目炯炯，兴致勃发，纵横捭阖，滔滔不绝，神采飞扬，“一张老脸笑得稀烂”(雷健的口头禅之一)；那年我去成都出差，他老兄早早就订好票，请我去音乐厅欣赏一场音乐会——如此的安排，我自己也曾做过一两回：有朋自远方来，非音乐会不足以表达我的欢愉欣悦之情。然而，轮到我自己受到如此隆重的盛邀，却是平生第一次。此举，不仅可见雷健对我的厚谊，更可窥得音乐在他心目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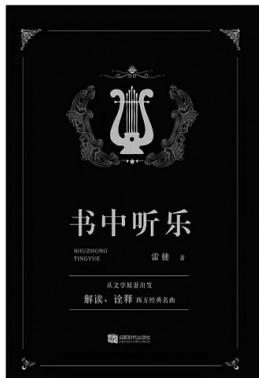
所占据的异乎寻常的位置。

当然，雷健的这本书，与我那本《孤独的大师》一样，均属“非专业人士”的专业化写作。在圈内人眼中，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而雷健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选定了一个绝妙的“切入点”——“书中”听乐。书是用来读的，而读书写作本是媒体人的特长，如此一来，听觉上的欣赏转换为视觉上的阅读，进而延展到理性的思考和文学描述，可谓扬长避短，生面别开。钱钟书先生曾写过一篇《通感》，其中就讲道：“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诸如此类，在普通语言里经常出现。”(见钱钟书《七缀集》上海古籍版，第65页)钱先生所谈之重点在于文学，而我在这里引用他的这段妙论，意在说明雷健显然深谙个中之奥义，他在论述音乐时最大限度地让眼睛之“读”发挥作用，从而极大地拓展了音乐欣赏的视野和空间。以某个乐曲为原点，目之所及，可以延展到四面八方，既可追溯其创生之前世——或源自某一首诗，或源自某一部剧，或源自某一篇小说，或源自某个民间传说；又可探求其创生之原委——从作曲家的家庭熏陶到其师承脉络，从个人气质到其朋友圈的艺术氛围；更可寻迹这部作品诞生之后的曲折演变与命运沉浮……在雷健的笔下，音乐不唯是可听的，而且是可读可感可思可见的。那些优美动人的旋律之中，始终活跃着一个鲜活的生命：他们中既包括直接创造这些乐曲的作曲家、演奏家、歌唱家，也包括那些“黏贴”在其

前世今生中的诗人、作家、画家、戏剧家、评论家，乃至剧院经营者，凡是在时间长河中被“挟裹”到这些旋律中的各色人等，都被雷健的慧眼“读”中，纳入了他的书中。

媒体人常说一句“行话”，叫作“找角度”。一个事物从正面看上去可能平淡无奇，毫不出彩；然而，一旦变换一个角度，从侧面乃至反面去看，顿时就变得五光十色、精彩纷呈。谁说不是呢，雷健在书中所写到的音乐大师和他们的杰作，不都是几百年来早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了。然而，雷健只是变换了一下视角，不再囿于音乐的畴域，而是从阅读的角度去寻觅去解读去思考，立时就让抽象的音乐变得形象起来，让那些远逝的音乐家们，乃至为这些音乐家提供过“源头活水”的诸多先贤们，渐次从他的讲述中复活了——这就是阅读的力量，其深度和广度都是单靠听觉无法达致的。通过“书中听乐”，音乐与文学、与绘画、与戏剧等邻近艺术门类，均实现了无缝连接，乃至跨界融合。熟悉音乐的读者，在阅读中，耳畔会自然而然地回响那些熟悉的旋律，进而会加深对音乐内涵的理解；即便是不很熟悉这些乐曲的读者，也能够从阅读中了解和品味音乐大师们或惬意或坎坷或艰辛或悲凉的人生故事，从而亲近音乐，感受艺术，进而参悟人生。

任何艺术，归根结底，其实都是“人的艺术”：既为人所创造，亦供人来欣赏。雷健在本书中，虽说是从音乐入笔，但其着力点在于写出音乐背后的人。我将他这种表述方法称之为“以曲带人”。我之所以对他这种表现手法诸通



《书中听乐》书封

资料图片

其妙，皆因我在写《孤独的大师》时，采用的是“以人带画”之法，与他的“以曲带人”可谓异曲同工而又殊途同归。

雷健的这几篇文章，此前曾在《北京日报》副刊上开设专栏连载，后来又在我们“中国副刊”公众号的“读家”上陆续刊发。因而，书中的大部分篇章我都读过。不过，这次完整地重读，依然感到收获多多。雷健将写序的重任托付于我，尽管我自知并不称职，也没有推辞。因为我深知这当中承载着可贵的信任与深厚的情感。与这份情感的分量相比，我这个写序者是否称职、写得是否专业，似乎已无足轻重了——人生在世，唯情感与信任，不可辜负。

是为序。

(作者系深圳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中国副刊”新媒体中心总编辑。学者，散文家、艺术评论家、书法家。)

幸福，源自读书

■管淑平

爱阅读的人，他们的内心一定是非常平静的；爱阅读的人，能够从书中找到处事的良方。

书籍，是令人澎湃的精神食粮。尤其是，迎着窗外暖阳，耳边传来阵阵翻书的声音，还有笔尖在书页上摩擦时发出的“沙沙”声。

这样的读书场景无不令人着迷，捧着书本，就如同捧着满满的幸福，内心的喜悦无以言表。

记得杨绛先生在散文《读书苦乐》中这样描述：“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形”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打扰主人，翻开书就闯进大门，翻过页儿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你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干脆另找高明。”

生活的愉悦和生命的乐趣，源于读书。杨绛先生一生勤于读书，读书也滋养了她的生活。读书既是她职业和志趣的需求，也是生命体验，从容处事的立足点。同时也最大限度释放了她生命的能量，成就了她独一无二的价值。

读书能美化人的心灵。读一本书能够让我们从书中的世界寻到心灵的共鸣，我们也总能在书中找到温暖，受到启发。

“世界上的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是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对于现实，书本则更像一段清闲的时光。读书，可以让我们暂时忘却眼前的烦恼，在阅读的过程中找寻到自信的源泉。

爱阅读的人，他们的内心一定是非常平静的；爱阅读的人，能够从书中找到处事的良方。

让我们坚信阅读的力量，不要懈怠每一天的努力，经过阅读的铺垫和累积，将来一定会成为心中期待的模样。

带上一本书去旅行

带上一本书去旅行吧，在枫叶点缀的山谷，在海风吹拂的清晨，浪漫的风情从远古的历史深处吹来，旖旎的情影倒映在湖光山色中。

人生犹如展开的长卷，如何书写，各有不同。而旅行，如同长卷中最恣意的笔触，在绵延的山野间，在微风朗月中，眯起眼睛踮起脚尖，痴恋这不问世事的短暂时光。

每次旅行前，我都会来到书柜前，细细地寻一本喜欢的书，带上它，和我一起踏遍万水千山。继续的时光中，心头似有旖旎映像。

出门在外有很多的身不由己，等人，等车，等飞机，这些无聊的时光何以打发？难道就看着陌生人在眼前走来走去？入住酒店，不用干家务而生出许多安闲时间，难道非要对着酒店的电视不停地换台？假如此刻有一本心

仪的书陪伴，读上一段看上一章，即使身处陌生之地，亦不觉孤单。带上一本什么书好呢？犹记那次去成都，身边是一本雪小禅的《烟花那么凉》，其中“读城篇”里的《成都之一：烟火醉风情》《成都之二：宽巷子、窄巷子》伴我同行。借由文字，作家像个泥瓦匠，一字一句盖出一座城，让我在无聊的火车上细细品味其中的美妙。未到成都，先行在雪小禅优美的文字里畅游一番。到了成都，我真是“醉”了，醉倒在小巷里，碗中茶中，辣辣的烟火气里。

适合旅途阅读的书，大约要有趣、好玩、轻松。不同的旅行地，带不同的书，相似的故事打

动相似的人。生命原本就像一场轮回，异路众生在迢迢路途虔诚相遇，瞥见彼此内心温柔的相待，庆幸生命中这美丽的邂逅。巴陵的美食作品《觅食》是我在旅途中买到的，作者对美食的见解和体会，多次陪伴我出门旅行。还有那本《王小波杂文集》，都是我旅行携带的首选。在一个个春风沉醉的夜晚，无数个夜不能寐的列车上，它们在我手心、心头。

也许有人会说只要携带一部手机，天下文章阅尽。各种电子产品固然带给我们极大的方便，然而使用久了会觉得身体不适，不断闪烁的荧屏晃得人眼疼，也缺少了手捧油墨书香带得

我们的拥有的幸福感。此时此刻，书籍早已不是印满字迹的纸张，而是一位忠实的旅伴，以自己的方式，讲述着一个动人的故事，浅显或深奥的道理。

旅行，看书也看天。浮躁的心多久没有亲近天空？清澈的湖水倒映着纤尘不染的云朵，一朵花的笑颜，让紧锁的眉头舒展。倘若透过文字看破红尘，也许有什么东西在不远处等着我们。

带上一本书去旅行吧，在枫叶点缀的山谷，在海风吹拂的清晨，浪漫的风情从远古的历史深处吹来，旖旎的情影倒映在湖光山色中。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说囁语，于渐行渐远间，知行天下。

若挥摄

■夏学军

片羽时光

书影漫谈

人生况味